

“村里有了环卫工，我高兴极啦”

李燕(济南天桥区)

这几年家乡的进步越来越大。生活也越来越方便，在吃用等方面和城市也没有太大差别。令人忧虑的是，城市里出现的垃圾、污染等状况也在农村开始出现。农村盛东西也开始

更多地使用塑料袋。

最令我感到惋惜的是丈夫家乡的河边。那是沂河的源头，水非常清澈甜美，可以直接喝。但近年来，人们开始把不易分解的垃圾倾倒在村边的山崖上，也就是河岸上，虽然离着河水还有些距离，但看起来也让

人感觉很不舒服，担心会污染河水，我真想在村边竖个牌子：“不要在这里倾倒垃圾！”但想想，不往这倒，又往哪倒呢？农村又没有垃圾处理的地方。

前段时间，听说我姥姥家的村里都配备了保洁员，我心里高兴极啦。这样的农村才

是真正的“新农村”。终于有人开始关注农村的垃圾处理问题了。但是，现在仅仅是济南的郊区有了环卫，像我丈夫家乡这种比较偏远、生态才刚刚受到威胁的农村更应受到关注。不要等到水源、土地等污染了才去治理。

齐鲁晚报

年画

A12

编辑：田宇 美编：晓莉
2015年2月25日 星期三
组版：韩丹

乡情



现在的芦苇荡变成了长宽不足几十米的小水洼。

十亩的水面只剩下长宽不足几十米小水洼

枯萎的芦苇荡让我读懂乡愁

我们变老
村庄却年轻了

张作鹏 桓台县

虽然回乡的路熟得连两只脚也认得，但是随着我离乡谋生，父母搬离老家，老家房子易主，回乡事由锐减，回乡的路变得越来越窄。春节给本家叔婶拜年，再就是堂弟堂妹结婚生子，一年回老家不过一两回。这次回乡，照例事出有因，同村发小第一次聚会。

即使几十年未见，但发小间也许在微微翘起的嘴角，也许一个不经意的捻搓耳垂的动作，也许是一处依稀可见的疤痕，曾经的童年找到了，气氛随之热烈，共同回忆开始了。村东的水塘，玉米秸垛下的洞穴，麦秸垛上的“战役”，树下扳“知了猴”，玻璃球弹出的快乐，几个人翻看一本小人书，舔一只雪糕，分一把瓜子……在酒的浸润下，九个酡红了脸的男人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兴奋还原着一件童年趣事，携手穿越曾经的童年，曾经的村庄。

时光流逝，我们变老，村庄却年轻了。新建了柏油路，安装了路灯，池塘被垃圾添平，土坯屋翻盖成砖瓦房，新添置的还有小车别墅，拉直的染黄染红的头发……与那个千万次想象的家乡相比，眼前的家乡让我莫名的心酸。发小说，周边有好几个村搬进了楼房，旧村全部复垦，咱们村也快了。然后信心十足地展望，一套旧房换一套还是两套，旧村复垦一亩地兑换多少钞。我热情拓宽着修复着回乡之路，但是家乡却在一天天变得陌生，陌生得让你茫然若失。假以时日，发小住楼的梦想成真，那时我梦寐魂牵的家乡，还是我想念中的故乡吗？

文/片 张成磊

浅水之中潮湿处，婀娜芦苇一丛丛。在我的老家，曾经有一片茎直株高的芦苇荡，在夏天的时候，郁郁葱葱的芦苇迎风摇曳连成一片野趣横生，形成幽幽青青的芦苇荡景观。这种景观维持了很多年，至少在我少年时还能见到。前几年有乡人对我说，老家那片芦苇荡面积渐渐变小，原因是芦苇越来越不值钱，存水的洼地被人填平，种上了经济价值高的茶树和白毛杨。这个春节回老家，我亲眼看到了久违的芦苇荡，感到一阵心痛与不安。

我家几户老一辈住在山前，大年初一我去给他们拜年。在半路上，我就见到了那片让我魂牵梦萦的“芦苇荡”。眼前的芦

苇荡真实情景让我甚是吃惊：原先近十亩的水面现在只剩下小得可怜的小水洼，水极浅，长宽不足几十米。小水洼的周围残存着数百枝已经枯萎的芦苇，在冬日凉风里摇摇晃晃，似乎在诉说着它曾经的风华正茂和郁郁葱葱的从前。

我不禁在水洼边驻足，用手抚摸一枝枝干折的芦苇。这些芦苇偏矮细瘦，我相信它们就是在生机最旺的夏天也不会有昔日的“迎风婀娜野趣横生”的场面。因为它们太稀疏了，太矮小了，已经连不成一片，已经形不成幽幽青青的芦苇荡景观。

从前的芦苇荡一丛一丛，连接成片，水面虽浅却宽阔，水里有鱼有蟹。那时的人们不仅在里面捉鱼，还会摸蟹。鱼在芦苇荡里游得不快，只要用网围住一丛芦苇就会有收获；摸蟹更简单，赤脚走在水里，只要试

着脚丫生疼，就赶紧去摸：那是蟹子在夹人的脚。芦苇荡不仅给人们提供了鱼蟹，还给村里另一种馈赠：端午的时候，人们采集芦苇叶用来包粽子，糯米包在青涩的芦苇叶里，别有风味，让人食欲大开；秋季人们把芦苇割了编织篾席、斗笠，还做提篮筐子等，除了自家用，还拿到集市上去卖；谁种亭亭万杆苇，你拥我挤风尘微。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茎直株高挤在一起的芦苇，任何风尘到了这里，都会悄然无声，微不足道。尤其在芦苇荡深处，水面很少起嘈杂的躁动，即使偶尔起一点涟漪，那也只会给青葱水泊增添几分神秘色彩。

“看得见山”，山依旧在；“看得见水”，水依稀还在。有山有水，才是风情。看着眼前几近消失的芦苇荡，我仿佛明白了“乡愁”的真正含义。

故乡就是一幅老照片

夏日老太过道上纳鞋底，冬日孩子屋檐下吃冰凌

徐庆忠 枣庄市薛城区

我对故乡的记忆一直停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那时的我还是少年。故乡的小山村，村南头有口经常干枯的井，村中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池塘，一到冬天便结了厚厚的冰，孩子们就在那里尽情地滑冰玩。村东头有个碾，那是全村人碾粮食的地方，也是最热闹的地方。轧碾的多为媳妇，闺女和婶子大娘们。正在轧碾的和等着轧碾的拉着家长里短，轧完了还要再拉上一会儿才能尽兴回家。

那时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。下雪后，南山上一片白茫茫。这时便有村民扛上家传的土枪上山打野兔。草屋上的雪到午后便慢慢融化，化着化着就又结成了冰，屋檐上便形成了一根根冰凌，孩子们用木棍一打，稀里哗啦地掉到地上，碎成几段，小调皮们拿起冰凌往嘴里吮。小手冻得通红，小嘴冻得虚青，但总乐此不疲。

早上，我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，母亲抓起柴火在屋里点燃，倒提着我的棉裤一烘，嘴里喊着快起，我便一骨碌爬起来，穿上热

烘烘的棉裤，然后从锅里捞一块热地瓜，两只手忙着倒腾着暖手，直到地瓜稍凉些才吃。

那时的乡亲们都穿着粗布棉衣棉裤，颜色是那个年代一成不变的黑和青。裤腰最有特点，为白粗布，裤子总是提到腰以上。解手时，把布条做成的腰带往肩膀上一搭，再站起身时，半个身子就露在了外面。冬日的上午，老头们手握旱烟袋，慵懒地眯着眼睛，或蹲或坐在墙根晒太阳，便构成了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景。

夏日的中午烈日炎炎，大人孩子都躲在屋里乘凉。只有老太太坐在大门过道或门前树荫下悠闲地纳着鞋底或鞋垫。热辣辣的太阳照射着寂静的村庄，只有知了紧一声慢一声地叫着。偶尔听到谁家的母鸡下蛋了，“咯咯咯”叫了几声。这种光天化日下的寂静，从此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。

一场大雨过后，雨水从南山顺流而下，流进村子，顺着二大娘家的门口向北流。夜深人静时，河沟的水哗啦啦地响着，像在歌唱，还有池塘里的青蛙和蛤蟆叫声一

片，此起彼伏。我就惬意地伴随着山村的那种小夜曲入眠。天亮后，早已是雨过天晴，村中小河沟的水已经没了，留下的是冲得坑坑洼洼的沟，和沟坎儿石头上挂住的枝条，还有蹦蹦跳跳的小鱼小虾。

如今，村庄已面目全非，泥墙草屋早已变成了砖墙瓦房，小河沟和池塘也早已没了踪影。

我对故乡的记忆大体就是这些，一段真实的历史，一个魂牵梦萦的地方。很快我就离开了故乡，以后全家陆续都出来了。我回故乡的次数很少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儿时的伙伴都渐渐变老，以前回去时总见不着，因为他们是开放后第一批打工者，常年在外面。最近几年回去时见着了，他们都添了白发，甚至有的已完全像个老头了。见了面，虽还是老味，亲切自然，但却因岁月有了些许隔阂。望着那一张张淳朴的脸，沧桑的脸，我仔细寻找着小时候在一起光屁股洗澡的情景，真是恍若隔世。

故乡就是一幅老照片，应永久珍藏，偶尔看看，不再缠绕，不再心痛！